

專訪 著名軍事學者

倪樂雄簡歷

倪樂雄，上海政法學院教授、渥太華中國事務研究院院長、上海政法學院海權戰略與國防政策研究所所長，2000年曾作為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東北亞安全項目「國際訪問學者」出訪美國政軍學界十餘機構，研究範圍涵括東西方戰爭文化比較、戰爭史、中國軍事現代化、中國海權戰略、國際軍事與外交，憑借在海權領域的權威研究，被譽為「中國馬漢學派代表」。

倪樂雄

中日易生軍備競賽 解決方法唯靠和平

倪樂雄教授指出，中國開拓海洋經濟，乃文明發展的變局。香港文匯報記者寧寧攝



中國周邊海域局勢持續緊繃，菲律賓、越南等國在南海動作頻頻，日本圍繞釣魚島問題不斷惹出風波，美國移軸亞太更是在戰略層面直指中國。面對日趨常態化的緊張局勢，渥太華中國事務研究院院長、上海政法學院海權戰略與國防政策研究所所長倪樂雄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釣魚島問題暴露出日本有極強干擾中國發展的意願，但真正有能力中斷中國現代化崛起的只有美國，不過美國不會為別人做嫁衣。他並指中日海上關係是零和博弈，中日不友好的話，很容易形成軍備競賽，長遠來看，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寧寧上海報道

「想讓中國現代化崛起被中斷的國家，有那麼一些，比如日本、越南、印度等，但他們有這個願望卻沒這個能力，」倪樂雄教授說，「真正有這個能力的是美國。像甲午中日戰爭中斷洋務運動，抗日戰爭中斷民國十年大好建設期這樣的能力，美國是有的。」

諸國無力遏華崛起

核武器的出現與全球經濟一體化這兩個和平因素，使整個世界的各個國家經濟、外交及軍事處在矛盾的狀態。倪樂雄教授認為，釣魚島問題暴露出日本有極強的干擾中國發展的意願，而美國雖對盟國承擔一定責任，但他並不會為別人做嫁衣。

美不冒險挑戰中國

倪樂雄教授指出，各國對和平沒信心，又希望避免戰爭。那麼既做好合作在經濟上互相關注，但在軍事上各國同時又被傳統的現實主義戰略所牽制，例如日本經濟上與中國熱絡，軍事上卻與美國保持一致；美國也是，與中國經濟相互依賴，軍事上卻要對中國進行壓制，希望在和平時期佔據一些制高點。倪樂雄教授認為，這種矛盾正如德國哲學家康德所說，「商業理性是戰爭的天

敵」。不過，他同時指出，「為了『台灣』，為了釣魚島、為了黃岩島，冒上與中國進行一場核戰爭的風險，誰要是把他置於這種狀態，誰就是他國家安全的敵人，就會遭到阻止。」他指美國確實在組建海上軍事同盟，所謂「亞洲北約」，有著C形包圍的架勢，但這種事態也有好處，美國能借此約束他的這些盟國，約束他們不要挑戰中國。

海上生命線出現重疊

中日關係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倪樂雄教授指出，日本過去強調它有海上生命線，但現在中國也在強調自己的海上生命線。中日的海上生命線出現了重疊，兩國關係若是良好的話自然沒有問題，但關係緊張的話，中國和日本都會想要保證戰時對馬六甲海峽的絕對控制與絕對安全，可想而知一國若是實現了絕對安全，那麼就意味着另外一個國家的絕對不安全。這構成了不是你便是我的零和關係，倪樂雄教授提醒說，中日關係不好的話，海上立即就是零和關係。而中日不友好的話，還很容易形成軍備競賽，這是有先例的，兩國政治家如果能從長遠考慮到這一點的話，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和平，倪樂雄教授說道。

中國轉型海洋國 文明發展變局

倪樂雄教授指出，中國在東海及南海麻煩不斷，人類文明由中心向邊緣化的轉移是第一背景，而另一大背景則是中國由農耕國家向海洋國家的轉型。

「美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重返亞太，而中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走向海洋。」倪樂雄教授指出，在這背後，其實是整個文明又來了一次由中心向邊緣轉移的演化。不列顛的崛起，文明由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沿岸轉移，這發生在文藝復興時期。而羅馬帝國、馬其頓帝國的歷史，無不重複著這樣的演化。在中國古代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本來中原齊魯等國經濟文化發達，但統一中國的卻是秦國，此後關西便變成了中華文明的中心。

變局五千年來首現

日不落帝國崛起後約200年，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文明的中心又開始從歐洲向美洲轉移。歐洲已成熟，但同時趨於保守與穩定，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是活力所在，「經歷了數百年殖民地運動，以及殖民地運動退潮，遠東應該起來了。」倪樂雄教授說道。

中國走向海洋，五千年的國家出現了海上生命線的問題，出現了海外重大利益的問題，倪樂雄教授強調道，現在中國四分之一人口的生存要依賴於海洋，這已體現出海洋國家的特性。

「中國過去一直都是農耕國家，改革開放30年以後，卻成為了海洋國家，這是沒有想到的。」倪樂雄教授指出，「這是真正的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比李鴻章講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要來得巨大得多，程度深刻得多，對我們的衝擊也要大得多。」倪樂雄教授表示，他甚至懷疑，我們整個民族是不是能夠承受得起這樣一種變革，眼下還有各種弊端、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中美交鋒不可避免

「中國的潛在對手美國，正是看到了中國走向海洋這一點，其戰略重點才會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倪樂雄教授強調說，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海軍現代化提前、快速、全面啟動，而美國又希望可以保持與以往一樣的優勢，這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衝突。而東海、南海問題，就是這種衝突的具體展開，倪樂雄教授進而指出，「中美海權戰略的深刻衝突，正式拉開了帷幕。」現在中美之間建立軍事通報機制，是從正面反映了這種衝突的存在，而如果中美發生摩擦，又不存在這種機制，就會從負面來反映這種衝突。



中俄7月初在日本海附近進行實兵演習。圖為中國海軍艦艇編隊進入實際使用武器演習海域。資料圖片



中國海監船去年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附近海域進行維權巡邏執法。資料圖片

港成兵家必爭之地

香港經濟地位重要，容易成為軍事打擊的目標，是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倪樂雄教授指出，作為軍港來說，香港有著遠航補給上的作用，在軍事交流上也有不小的意義。但由於海南島的存在，香港作為軍港的意義仍舊是次要的。

倪樂雄教授提醒，中國須注重對香港的保護，尤其是對航線的保護，航線一旦被切斷，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會受到極大的影響，而且香港的繁榮也正是依賴於中國的海上生命線，依賴於中國海權的強大。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的出發點，在中國的海權戰略中，香港應該在防務上做到盡量在戰時避免遭到佔領。

滬港海洋意識強

談到香港人的海洋意識，倪樂雄教授認為，香港人是中國第一批走向海洋的人，海洋意識天生就最為開放，而且香港這座城市在100多年前就已走上海洋經濟的道路。這一點香港人與上海人頗為相似，倪樂雄教授指出，香港與上海是中國海洋意識最為強烈的幾個地區之一，可以成為發揚海洋精神的榜樣。

保障海上生命線 中國不尾隨強權

記者：除了目前正在踐行的海權戰略，中國有沒有另外的選擇？

倪樂雄：未來的太平洋，什麼情況都可能出現，而中國要建立強大海軍，甚至還出現了全國人民討論航空母艦的盛況，在350年前的英國，每一個不列顛公民的心聲也就是掌握制海權，建立強大海軍、控制海洋，350年前英國的事情在中國出現了一個翻版。

英國為了自己的海上生命線，不惜捲入兩次世界大戰，不料在成功實現壓制德國的同時，卻讓美國迅速崛起。在付出巨大代價後，英國仍舊沒有控制住自己的海上生命線，而不斷調整海權策略，最終形成了今天搭美國「便車」的局面。

然而古代經歷過盛世的中國，追求的是復興，受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中國人斷然不會甘於人後，依靠他人的力量來保證自己的海權，保證自己海上生命線的安全。因此尾隨強權的這條路，中國是不會走的。

航母發展非針對美國

記者：「遼寧艦」入列服役，艦載機成功起降，您怎麼看中國的海軍發展？

倪樂雄：目前來說這艘航母的象徵意義要大於作戰意義，航母這種改變戰爭形態的武器，不造不行，因為要鼓舞士氣。回想當年十九路軍抗戰、八一三淞滬抗戰，最終都是

因為日本的增援部隊而敗北，而日軍增援部隊主要的作戰力量就是航母上的艦載機，空中火力加上地面優勢火力，中國陸軍最終堅持不下來了。

發展航母並不是為了跟美國打，航母有著多種用途，例如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以及對周邊的小國進行威懾。可想二十年前中國有航母服役在南海艦隊的話，越南根本就不敢在南海開採石油、佔領島礁，而1975年越南在南海活動的時候，中國真的只有望洋興歎，空喊幾聲抗議。對發展航空母艦的堅持，這也是對過去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

準軍事力量捍衛和平

記者：為了應對近來的緊張局勢，中國在南海、東海屢有部署準軍事力量（即近日收編進中國海警的海監、海巡、漁政等部門的執法力量），您怎麼看這一現象？

倪樂雄：它們是和平時期出動維護中國各種利益，配合外交部的行政力量。準軍事力量的利用，體現了中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各行政部門是依據國際法、國內法來進行執法的。這總的來說是一種和平解決海上爭端的方式，準軍事力量是和平解決海上爭端的力量保證，即便因準軍事力量爆發一些衝突的話，這仍舊不是軍事衝突，是可控的。

倪樂雄教授指，中國對發展航空母艦的堅持，是對過去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

資料圖片



倪樂雄指中國部署準軍事力量，是為捍衛和平。圖為重組後的國家海洋局、中國海警局同時掛牌。新華社